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2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蚕豆花儿开

当麦子开始噌噌地抽穗,油菜结着满枝花蕊的时候,田埂两侧的蚕豆便开花儿了。

冬日里披着一身霜花伏地而生的蚕豆苗,在几阵春雨的滋润下顿时来了精神,伸腰、展叶、拔高,到这时已有一尺多高,翠翠绿绿的叶子间突然有了小小的勺柄样紫色花苞,不几天开花了,沿着秸秆缀了一串。

不似桃花满树灼灼如火,不似油菜花满目铺金,也不似槐花诱人的香气扑鼻,蚕豆花低调得很,躲在高出它头顶的麦子或是油菜间的田埂边,藏在绿油油的蚕豆叶里。淡紫色的花瓣里立起两瓣花心,似两只睁开着的眼睛,乌黑的瞳仁,雪白的眼白,好奇地打量着这生机勃勃的春天。蜜蜂蝴蝶好像并不喜欢在它身上停留,但不要紧,它自己就是翩翩起舞的蝴蝶。

待到花儿落去,蒂下便有了一只小小的豆荚,豆荚眼见得一天天地鼓胀起肚皮来,看得来来去去的人露出喜滋滋的笑容,看得孩子的口水在舌下打转,眼珠子都要蹦跳出来。

四月中,小豆荚长成了大豆角,胖胖的,我迫不及待地先下手为强摘下一颗最大的,掰开,嫩绿绿的豆儿才小指肚头大,咬到嘴里软软的,有点微微涩口,但溢在喉里的豆香分外清新。大人看到了便笑嗔道:“馋猫,几天都等不得了。”

果然,不几日,那串串豆角就鼓胀得结实实了。

这段时间,蚕豆宝宝成了饭桌上的主角。菜园里的蒜苗老高了,划割下来与蚕豆红烧,筷子仿佛长了眼睛,蚕豆很快不见了踪影;春腌的雪里蕻鲜得很,和蚕豆拌炒,两鲜相会,最简单的饭粥也有了调动胃口的力量;去了皮的豆仁烧汤最佳,水锅里的豆仁上下翻滚,开花,再打碎一个鸡蛋漂在里面,清清爽爽的汤水便洁白浓酽起来,成了一碗有色的汤。

放学回家,我拿把镰刀,挽个篮子在臂弯里,到田埂地头打草猪,趁机偷剥了蚕豆藏在篮子底,回来用针线穿成一串珠子丢在汤罐里煮了,上学路上,我颈垂珠串,学校未到,珠子早成了腹中物。

五月底,菜籽黄了,麦子熟了,豆角老了,蚕豆硬了皮乌了嘴,农家最忙的时节到了。

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午后,我拎着满满的一包书刊,撑着伞从图书馆出来,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地铁站口。街上人流熙攘,五颜六色的雨伞游动着,雨点打在伞面上,发出细密的声响。转过街角,我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一个人。

“对不起!”我们同时开口道歉,却在抬头看清对方面容的瞬间愣住了。四目对望着,一下子唤回我那遥远的记忆。

“小胡!”我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个我曾经的高中同学,竟会从天而降。她是我的初恋。她的眉眼依旧如记忆中那般温柔,只是褪去了少女时代的青涩,多了几分稳健和老成。不变的是她嘴唇下角的那颗黑痣和她独有的女性气质。一个人的气质形象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,不然,几十年过去了,我绝不会一眼认出她来。或许她的影像在我心里太深太深了。

“你是徐……徐……”小胡很惊喜,但叫不出我的名字来,“这一晃几十年没见了……”她从记忆里回到了现实。

我俩走进不远处的一家奶茶店。我点了两份珍珠奶茶,当服务生端上两杯冒着热气的奶茶时,小胡文静地用吸管搅动杯子,热气氤氲着。望着当年那个总是安静地坐在教室靠窗、低头画着水彩画的同学,浮起的印象越来越清晰了。那时她的水彩画常在学校的画廊展出,画旁的标签写着:高二(乙)班胡某某。美术老师夸她有潜力可挖。她告诉我,高中毕业赶上去农村插队,她在江浦大桥公社待了几年。后来迎来高考,考取了一所艺术学院的美术系,再后来留校,成家立业,丈夫是大学的同学,也是画画的。“他画国画,我俩画风不同,性格却合得来。我们育有一个孩子,孙女也有二十岁了,秉承了我们的爱好也在学艺术。我们的生活平淡却很幸福。”

“你呢?”小胡微笑着问我。奶茶的香气萦绕在我俩的鼻尖。我讲述了自己家庭的不幸,父亲去世后,顶职进了工厂,由一个

农人忙里偷空把豆秸拔了,铺在地上,毒日头晒上几天,豆荚儿便脱壳而出。

夏天的傍晚,煮好了晚饭粥,我便赶忙着炒蚕豆。蚕豆皮两面微焦,发出“砰砰”的声音时,我赶紧盛起半碗放在一边,再舀起一瓢热水倒入锅中,搁两勺盐,盖了锅盖,闷上半个时辰。起锅了,拍上几瓣蒜粒,倒几滴香油,那蒜味焦香的豆子很快便让一盆凉粥见底,比那五香烂蚕豆不知香了多少。门前的凉床上,晚风习习,蛙声阵阵,口嚼余香,燥热的身心平静下来,好一个惬意的晚上。

那半碗干炒蚕豆最好打发时间了。抓两把在衣袋里,上学路上嘴里咯咯蹦蹦,喂饱了少年饥饿的馋虫。课间拿蚕豆瓜子儿、猜子儿那是孩子间的输赢小赌,给少年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。

邻居七十岁的德标老头饕餮,每顿两小盅雷打不动,酒菜并不讲究,一瓶大麦烧、一把硬蚕豆或黄豆是标配。路过的人戏谑道:“老头子,不要把牙嚼坏了。”老头不动声色,不紧不慢,抿一口酒,丢一颗蚕豆在嘴里,咯嘣一声,真担心他那一嘴历经沧桑的老牙突然自殉,他却一脸自得地扬起山羊胡:“我都不怕,你怕什么哉!”

村里的麦场上隔个半月一月都要放露天电影,孩子最是兴奋,和鲁迅的《社戏》里迅哥儿跟着一帮孩子乘船看戏差不多,不同的是电影比唱戏好玩,他们偷煮蚕豆,我们不用,揣满一衣袋的干炒蚕豆,拎个小板凳,看电影。有部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,插曲很好听,叫作《九九艳阳天》: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,十八岁的哥哥呀站在河边,东风呀吹那个风车转哪,蚕豆花儿香啊,麦苗儿鲜……”柳堡就在几十里外的宝应,离我老家并不太远。熟悉的场景,动人的爱情,惹得庄上的姑娘大婶们追到邻近村子里反复看了几遍,从此,她们有事没事嘴里都哼唱着这歌的调调儿。有时走晚路,偶尔还会听到麦田油菜地里飘来的细细歌声,那沾着露水的蚕豆花香,湿漉漉地徘徊在有点忧伤的夜色里。

今天走过超市,超市的喇叭里传来了那熟悉的旋律,一种感觉和记忆顿时从心底被唤醒,四月了,又该是吃蚕豆的时候了,明天得上街去找找哪里有豆角卖。

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一个宣传干部。后来唯一的一个女儿在上大学期间游泳时意外身亡了。因为喜欢写作,这几十年写了不少的东西,出了三本散文集。

“我在报上常看到你的文章,但心里一直在想,会不会是我的那个同学。”她淡淡地微笑着,有意岔开话题,不提那令我悲伤的事。可我分明看到在我讲述时她眼神瞬间闪过一丝吃惊和忧伤。她忍住了,用微笑继续我们的回忆。那笑意流露出的表情,让我想起高中时,我们也是这样面对面地坐着,她画着水彩,我胡乱地在纸上写着什么。那时的我们,都以为未来会按照我们设想的轨迹前行。

“还记得你以前总对我说,你要成为像郁风这样的一名女画家。还和我说起过郁风和黄苗子画坛的这一对‘神雕侠侣’的故事。”她又笑了,轻轻地说:“那时多天真、幼稚。其实我永远达不到郁风的那个绘画水准。不过,我后来教教孩子们学画,看着他们成长起来,有所成就,感觉也挺幸福的。”

我们相视一笑,仿佛又回到那无忧无虑的年纪。那时我是班长,兼俄语课代表,她是学习委。步出奶茶店,雨已经不知什么时候停了。小胡说,她家住在离奥体不远的横溪南街的一个小区,她邀请我去玩玩。我们互建了微信,离别时两位老人紧紧地握着手,摇晃着。她握画笔的手还是那么柔软。

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一直目送着她,直到长长的背影变成一个小黑点。人生就像这场不期而遇的雨,我们却在某个转角处重逢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,雨会引起幸福的回忆:“谁看见雨落下,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,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作玫瑰的花,和它奇妙的,鲜红的色彩。”

每个人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,各有不同的精彩。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,街边的梧桐树滴落的水珠,在夕阳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,我一步步走进地铁站口,乘电梯而下。

赛课

那天我们年级部春游,师生正在园子里快乐地赏花玩柳,主任来电话说学校推荐我去参加2025年鼓楼区小学“奋进杯”数学教师课堂教学竞赛。我们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赛事:青年教师参加“鼓劲杯”赛课,40岁以上老师参加“奋进杯”赛课。

接下任务,顿感花不红柳不绿,明媚美好倏地消失。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有压力,各家学校推荐的参赛选手都不是凡人。同事佩服我:作为一名省特级教师,和多次参加高规格赛课的老师同台需要勇气;作为一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,敢和一群青年教师比赛勇气可嘉。

熟悉的朋友对我参加赛课既深深佩服又极度不解。老特级该拿的都拿了,该有的也都有了,为什么还要瞎折腾自讨苦吃呢?老老实实安安稳稳混到退休不香吗!45位参赛选手中,清一色皆中年,我是唯一一年过五十的老教师。

好友提醒我,和一帮中年老师同台比赛,万一输了没拿一等奖,脸往哪儿搁?我没想那么多。以赛促研,以赛促练,以赛促学。活到老学到老!

拿到课题,立即认真研读教材教参,仔细揣摩编者的编写意图。白天在校深入思考,晚上回家接着苦思冥想。年轻时参加赛课,总是寄希望于他人,仰仗专家领导,指望别人多帮助多指导。身边有一群“智囊团”倾情陪伴打磨。有的负责设计教案,有的帮忙做课件,有的协助制作学具……每次登台亮相展示,都是众人“集体”智慧的结晶。

这一次我想上一节“自己”的课,一节真正“完全属于”我自己的课。想靠自己,我得自己先想明白搞清楚。所以孤灯下一遍遍地想,千万次地问。想清楚了第二天白天试教,边上课边观察孩子的表现。备课本的扉页上记满学生思维的盲点、卡点和痛点。晚上深度思考解决方案。享受独处,自己和自己对话。设计、推翻、再设计、再推翻,直至目标定位精准,教学流程清晰,重难点突破方法得当,学生积极主动思维进阶。

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积极的态度!每次试教结束,一个人静下来反复想,慢慢悟。置身于由宁静组成的世界,听见思维汨汨地流淌。越思考越深入,越试教越迷茫。连续试教,连续调整,连续推翻。有什么关系?心若在,梦就在!只不过是从头再来!以前我的展示堪称完美,但那不属于我。这一次有不到之处,这一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完全全属于“我”。

由原来关注我怎么教转变为关注学生怎么学。成熟的人,经历现实的锤炼和打磨,承认自己的局限和不足,越来越能放弃不切实际的完美的追求。真实的力量无法阻挡。钻进去的力量,飞出来的激情。结果喜提一等奖。

南京刘桂芹

牵挂一条河流

离开家乡二十余年,我对故乡的怀念与一条河流有关。

我的家乡是湘东的一个小山村,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,是条季节性河流。每年春夏之交,雨水绵绵,沉睡了一个冬季的河流苏醒了过来。特别是随着农事的繁忙,河水也柳足了劲,仿佛是一夜之间就漫过了河床。撑船的老梢工一身蓑衣,把拴在河岸边的一叶扁舟往岸边一划,那些扛着农具、牵着耕牛的农人依次上船,谈笑风生,一趟又一趟地赶往河对岸忙着农事。

水是河流的血液,有了水,河流也就有了生命。那些顺流而下的河水,既灌溉着四周广袤的农田,也滋润着我们童年无尽的欢乐。那个时候,河水并不深,流速也很缓慢,肉眼可见河底飘摇的水草,还有些二指宽的小鱼游弋其中。生活在江河湖边的半大小子,几乎没有不习水性。放了暑假,过了农忙季节,那小河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。父母经常揪着我们的耳朵,不让我们下河游泳,可那清凉的河水诱惑性实在太大。趁午间父母休息了,男孩子穿着一条裤衩,光着上身,站在河岸的高处,往河水中扎一个猛子,闷几下水再浮上来。一个、两个,如同山雀投林般扎进碧波里,溅起的水花惹了岸边看热闹的女孩子又气又恼。撑船的老梢工端着个黄色的烟斗,坐在小船的一头,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
春夏之季的河流是这样的清澈,也是如此的欢乐。而到了秋冬季节,当最后一批晚稻收割完毕,河流也便变得日渐沉静起来。泛白的河床袒露出灰褐色的鹅卵石,在秋日的斜阳下泛着湿润的光泽。这时候的老梢工也卸下了撑船的蓑衣,将小船倒扣在岸边,用竹篾细细修补着船底的裂痕。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在干涸的河床上奔跑追逐,捡起光滑的石头进行打水漂比赛,看那扁平的石片在浅浅的水面上画出一道道涟漪,那份获胜的满足感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。

故乡的河流带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。以至于我在外地上学时,看到日夜不息的水道时,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故乡,想起那些与小伙伴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只要有机会回故乡,我总要到河边去走一走,看一看,感受河岸边吹来的山风,探寻脑海深处那欢乐的记忆。河流横亘如故,只是老梢工已经去世多年,小船早已腐烂在河边,只剩下一堆发黑的木板。我蹲下来,捧起一洼河水,那清凉的感觉从指尖传遍全身。我看到水中倒映着自己陌生的脸——那个曾经在河里摸鱼捉虾的男孩,如今已是人到中年,那些曾经一起穿着裤衩跳水的小伙伴,那些在河边忙碌的农人,那些在水面上飘荡的欢声笑语,都如同这远去的河流,再也回不来了。

如今,我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城市里打拼,居住的小区旁边也有一条小河,只是这不舍昼夜的小河并不是我儿时的模样,那日夜寂静如镜的河水多了一些温文尔雅,少了些山间野性。但有时候,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我依然会听到河流的声音,那声音来自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。它轻轻诉说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和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南京肖日东

高邮谢星明

转角遇见她

南京徐廷华